

七月，小树摆动的姿势，很像少女。天空红一片。

天空尽头，一对黑色剪影在跃动。轻盈，快乐，它们追随着风在动。它们前后相随，自由自在！那不是燕子！不是鸽子！而是一双风箏，在飘飘荡荡。

她并不是认输，而是每天都对自己说：“今天就可以丢掉拐杖啦！”尽管每对自己撒一次谎，她的心就晃悠一下下。

别人天天上班，她却在家里休养，好像已经很久了，不记得日子啦。她如在屋里，一定开着空调，贪凉。因为七月的室内温度，常常超过26摄氏度，体感燥热。也所以，很多时候她便拄着双拐，坐到花园树下的那把长椅上，看得见车辆，却远离喧嚣的车道。

很多花，轮着开。记忆中成龙却唱着：“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又一天，一朵什么样的花儿开了，呼唤着一起开放，比如别的花儿，还有树们还有藤们，还有蜜蜂蝴蝶们，等等。而在这所有的变化中，她看见一株春草一直长下去，那也就是无限了？

一种大过人，甚至包围到人类的力量，才叫壮阔吧？就像命运表现了人类所不能左右的力量。而命运不是谁选择的，它是被选中的。

她看见一根根枝条，早已炸开了一道一道红白花球。而她坐在树下，像在等谁回来。她在她的视野边缘，只看见车辆来来往往，若隐若现；偶尔，从半空中叽喳喳，掠过数十只麻雀，在她的眼角优美地滑进又滑出。

她和它们相识于这棵树下，准确地说是在这把椅子下。那时，她还是忙碌的

一个行人，路过这里时，莫名地被不知什么的“图画”吸引了，或者说，被撑伞在树下一动不动蹲着的某个人吸引了。大红伞惹眼，老人蹲在那里，为正在吃食的小东西们打着伞，斜半个身子被淋湿了，自己却仿佛不知道似的。

她下车，在雨中，没撑开手中的折伞，站立……走过去，走到那把椅子旁边。伞下的人咧嘴笑了，抬头纹里盛满了花开般的笑容。他把伞举高了，递给她，大声喊（声大足以盖过雨声）：我刚才还在想，这个下雨天，还有什么，会比雨打着窗子，更意思呢。现在，你知道有意思的事情了。于是，她就喂上了它们。那是一群流浪猫，一群有归属感的流浪猫，每天到椅子前溜达，三餐有定。

可就在她骨折后，常常来晒太阳的时候，那个老人却再也没来过。

为首的那只大猫，用脚爪支着脑袋，是在进餐之后，才愉快而懒洋洋地东张张西望望，莫非它也在等待着谁？回过神来后，老爷子的大笑似仍在她耳边回响……生命，或许就是那么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就像高楼拦不住就要西下的夕阳。

庄子曾说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他是说人生于入，要多长就有多长吧？！而此刻半个天空上，映出了大红与金黄交织的壮丽暮霭。现在，在她的心中，斜阳也总坠在猫儿的长尾巴上了。

她也只是在此停留一段时间，和走过的闲人，去借个由头搭讪几句，包括和猫儿嘀咕点什么，那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她确实可以随时说话，也可以随时失去踪迹，就像另一些人与事。

推荐陈出新方介堪

袁慧敏

方介堪（1901—1987），原名文渠，字介庵。27岁后更名岩，字介堪，号玉篆楼主，晚年自称蟬园老人，浙江永嘉（今温州人）。方介堪是百年海派篆刻史上，杰出的篆刻家、印学家。篆刻远师秦汉，近踵吴让之，推陈出新，开创了一代印风，其鸟虫印冠绝古今，影响深远。

方介堪性嗜翰墨，少时跟父亲写字刻印，因家贫辍学，16岁进钱庄当学徒，夜间常在栈房内秉烛临池刻印遭逐，18岁失业后，在父亲开设的“翰墨轩”内，设摊粥印以贍家，自学金石书画，得识温州名家谢嘉明、马孟容、马公愚昆仲，声名鹊起。23岁受邀入谢府

为其私人篆刻、钩摹金石文字，整理藏品，得窥明孤本《顾氏集古印谱》，眼界大开。25岁时随乡贤吕文起赴上海，拜赵叔孺为师，见闻日广，艺事精进。初到上海受到沪上诸前辈如罗振玉、吴昌硕、褚德彝、曾农髯、王一亭赏识器重，更受到指点提携。

1925年4月，任上海西冷印社吴幼潜之邀，任木版部主任，并悬润接件，在宁波路泗水坊西冷印社内，结识了王福庵、丁辅之、高野侯等西冷前辈。持王一亭信函，拜见褚德彝，在褚府被刘海粟访知，应邀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篆刻书法教授，历时四年，同时在美专任课的有潘天寿、叶恭绰、谢公展、张善孖、汪亚尘等。1926年4月受谢嘉明之委托，携《顾氏集古印谱》拜谒吴昌硕。后又结识章铤、柳亚子、何香凝、陈树人等前辈，共同创办“寒之友社”。经曾农髯之介，与其弟子张大千结为知己，交情长达半个多世纪。1927年，《方介堪印谱》第一册出版。在上海报纸刊登印例“方君介厂，从赵叔孺游，艺益大进，国内外名流求印者，踵相接，罗雪堂、吴缶廬、高野侯、丁鹤廬诸先生尤为心折，许为让翁第二。”同年，被聘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书法篆刻教授。1932年5月，上海西冷印社出版《现代篆刻》一至八集，每集十家，每家二页，而第五集《方介堪印存》为方氏个人专辑。稍后，《古玉印汇》成书出版，马衡为之序“吾友方君介堪精于小学，尤致力于古文字，十年以来集纂成册，将以问世。故其所作印，无一字无来历。”王福庵篆题扉页并作后记，共募录《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古玺印谱中秦汉玉印374方，堪称古玉印集大成之作，先生白文印也从中吸取养料，渐取汉玉印风格。1935年10月，宣和印社出版发行《介堪手刻晶玉印》二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温州博物馆馆长，1979年起任西冷印社副社长。著有《玺印文综》等行世。

本印举汇聚方介堪一生精品128方，皆原钤印蜕，并全部附边款，不少作品属首次发表。主要来源有介堪先生哲嗣方广强社兄的珍藏及劳黎华、汪黎特兄所藏印谱，还有十多年来，由我鉴定、过眼的朵云轩、西冷印社拍卖的精品，弥足珍贵。

（本文为《方介堪印举》一书的前言，8月22日下午1点上海书展世纪馆B区有首发式和签售活动）



“我的阅读生活”征文

每年的上海书展是读书人的嘉年华，但是读书也是读书人日常性的、个人性的生活方式。你的读书方式是怎样的？你的阅读生活有着怎样的乐趣与风采，欢迎来稿，“十日谈”栏目将择优选用。投稿邮箱：yxh@xmwb.com.cn，截止日期：8月24日。

七律·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吴家龙

光阴荏苒七旬年，抗日钩沉不忘前。
蹂躏八荒操内戩，虔刘百姓抢肥田。
玷污仓颉古文字，劫掠资财民赋钱。
浴血军民驱寇寢，故园普照艳阳天。

战前缜密侦察，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保证。我八路军115师所部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就得益于此。

1938年，在日寇大军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敌人也遣兵调将，试图一路由山西风陵渡南下直取西安，一路由山西军渡至陕西吴堡一线黄河进攻延安，妄想实现其侵占我大西北的罪恶计划。

西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动作较快，不久便侵占了军渡——磽口一线，指挥此次行动的是日军108旅团团长山口少将。他已率指挥机关进驻离石县，并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粮秣、渡河器材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

当时，我115师343旅，在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的率领下，正活跃在吕梁山区。根据总部指示：坚决拖住敌人，保卫延安，巩固晋西北根据地。

按照任务分配，686团在团长兼政委杨勇的率领下，随即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敌人。

那天天刚麻麻亮，杨勇带着各营的干部出去观察地形。他们登上了薛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草丛中向公路瞭望，只见薛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交错，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薛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并排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杨勇正看得出神，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侦察员送来师部的一份紧急命令：敌人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从汾阳起运，命相机截击。大家知道了这个情

况，指着那段凹地异口同声地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杨勇见一旁侦察队队长刘善福一言不发，就问他有什么看法。刘善福说，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他指着对面一个山包上的碉堡给杨勇看。

原来日军对这段凹地也是十分警惕，他们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这座碉堡对攻击部队来说，是一个十分讨厌的障碍，但如果先拔掉它，就可能“打

纪平

草惊蛇”。有人提出伏击汽车和打碉堡同时进行。这时，一直低着头在一块石头上画来画去的追击炮连连长吴嘉德蛮有把握地说，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他刚才在那里计算炮兵射击诸元。

9月14日大约9点多钟，敌人的汽车队到达薛公岭前10多里的王家池，在那里加了水，添了油，半小时后才又上路。并派出巡逻兵，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打打，虚张声势。待搜索完毕，便向碉堡走去，边走边发信号弹，向隔山等候的车队报平安。

敌人的车队由远而近，20多辆汽车进入薛公岭我军伏击圈。杨勇向炮兵连长吴嘉德发出开炮命令，只听得轰轰轰三炮，不偏不倚，打中了那个大碉堡，里边的敌人也一起

纪初，在教会学校的传播、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学校体育制度开始建立，学校与社会的体育互动逐步展开，原本盛行于西方侨民生活中的体育运动项目，开始在上海大

中学校师生和中上层华人圈中出现。形式多样的西方体育活动给上海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广大市民对西方体育由开始的惊诧到接受，由模仿到吸纳，由共处到竞争。随着各种运动会的举办、体育场馆的纷纷建立，激发了时人参加体育运动的兴趣，比赛和竞争的观念逐渐在上海市民中确立起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近代体育进入兴盛时期。近代10届远东运动会由中国举办的3届，即第2、第5和第8届全部由上海承办。上海选手在历届远东运动会上先后20人次获得金牌、44人次获得银牌、6人次获得铜牌，雪耻了“东亚病夫”的形象。1921年上海举办的第5届远东运动会上，国际奥委会的正式代表加纳纳五郎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使中国第一次聆听“奥运之声”。近代中国举办的7届全国运动会，上海承办了2届。在第1、4、5、6届全运会上，上海的比赛成绩均居全国之首。

华人体育社团的兴起、体育专业教育的推进、体育人才的集聚、体育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上海近代体育兴盛的标志。1924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的“国家奥委会”组织。上海中华足球、篮球、网球、棒球、排球联合会等5个单项体育组织和上海中华运动裁判会等当时都具有全国影响。近代中国共有体育专门学校30余所，上海就有18所，占据半壁江山。近代上海培养了马约翰、凌希陶、周家骥等优秀运动员和著名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显微镜下的一滴滴眼泪里，原来有许多种树叶状的结晶体。它们看上去与雪花的结构非常不同。看到雪花里水的结晶，想到的都是空中小水汽神奇的相遇、相握，和天真无邪的相交。而看到眼泪里盐的结晶，想到的却是形形色色的哀伤。哀伤里的不能相信，还有哀伤里的释然与接收。回想一下吧，当你流出眼泪时，心里已然接受了在没哭时断断不能接受的事实。

看到显微镜下眼泪里的样子，才刚刚知道为不同事物流的眼泪，它们内在的构成就会不同。那么，里面的结晶好像橡树叶般的泪珠，似乎是为秋天发生的事流的吧。许多快乐的事常常发生在夏天，而随着夏天逝去，快乐也会跟着不见了。所以秋天常常是伴随着眼泪的季节。而好像丝柏叶片那样的，会是为无可奈何的逝去流的吗？那里有种苦涩的芬芳，因为生命中所有的逝去，都带有拥有过的庆幸与满足。所谓逝去，并不是完全的丢失，拥有时的感受仍在，只不过不可在握。还有结晶密密纠缠在一起，好像一团乱麻般的那滴眼泪，流下它的时候，心中一定有无数的怨恨，充满了暗黑的毁灭之意。它能从心中流出，也算是一种稀释吧。流着这样稠重的眼泪，心里一定有过疯狂的念头吧。每个人其实都流过这样的泪吧，它冲刷了灼热的心灵和身体，最后从下巴上滴落。然后，心中仍好像一片焦渴的大地，但感情的沙尘暴算是过去了。

人生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泪，是这样的吗？

体育活动家；引进了梁扶

初、余衡之、林宝华等海内外体育精英；汇聚了霍元甲、吴鉴泉、陈子正等国术高手。与此同时，体育用品的生产销售，体育场馆的建造经营，体育书刊的出版发行，使上海出现了体育产业的现代雏形。近代上海大型体育场馆达30多个，出版的体育报刊40多种，体育书籍600余种。

近代上海体育，是近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强权下的对外开埠、典型移民城市的形成，促进了东西方体育交流，也使上海成为各路竞技体育人才的汇聚地。全国经济中心的形成、繁荣的工商业文明，为近代上海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上海新式教育的率先开展，使近代体育得到普及和传播。全国文化中心的形成、开放的新闻媒体，使上海成为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的主要扩散

地，继而辐射全国。

上海近代体育缩短了我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复兴。今天，上海现代体育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在实现“国际体育知名城市”目标的进程中，上海近代体育走过的路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虎(金文) 朱亚东

被报销了。686团指战员端起枪，挺着刺刀，个个像出山的猛虎。经一小时激战，200多日本兵除3人投降外，全部被歼。

敌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没隔几天又开始了运输，先押送一车粮食作试探。686团根据师部指示，放过了它，以麻痹敌人。

第二天，敌人胆子果然大了，又出动汽车十八辆，我115师补充团在彭雄团长指挥下，把敌人挡在公路拐弯处，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敌人，缴获了许多通讯器材。

敌人连续被歼，108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汽车损失了近五分之一，敌人有撤退迹象。为了狠狠教训敌人，师部把685团2营和师部特务连配属给杨勇的686团。

9月20日午夜，部队再次设伏王家池附近。次日清晨，敌人垂头丧气地从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当敌人进入了伏击圈，我军把敌人切成数段，并抓住它的指挥机关死死不放，头尾两段敌人拼命反扑，想给他们的指挥机关解围。在这紧要关头，杨勇把685团2营投入战斗，很快将敌人一段一段吃掉了。经两个小时奋战，歼日军500余人。

八路军115师343旅在汾离公路上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缴获战马100余匹，枪560余支。敌指挥官山口少将也成了战死鬼。

胜利震动了整个吕梁山区，大大激励了吕梁儿女的抗战斗志，彻底粉碎了日寇西进的企图。

明请读《大龙华意外缴获》。

十日谈

敌后歼寇记